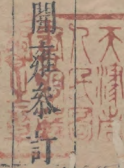


兩漢鴻文卷之十九

大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論守長數易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知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衣今

兩漢鴻文

卷之十九

論

一

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暫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
法循理爲不化。鬯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
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卷十九

論

談吏弊處
有似乎發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者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卿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違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孫月峰曰：廣核頗似西京。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傷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雨漢鴻文

卷十九

疏

四

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傷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于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霰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

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須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鬼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

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王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于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

星亦畔天石者安頽墜者夫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
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
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
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
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
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
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
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
兩漢鴻文

卷十九

疏

六

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
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顧璣屏曰論時事疏貴於簡論災異疏貴於核不
簡則人主厭聽也不核則人主易輕也襄楷
此疏可爲言災異之法

對梁太后賢良方正策

皇甫規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
奸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
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
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
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
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
兩漢鴻文 卷十九 策 七

數言足爲
梁冀忠臣

冀姦之而

置下第七

猶冀搆耻

以益高也

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
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
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
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
稱祿，猶鑿窟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

故元諸宿猾酒徒戲容皆耳納邪聲口出謠言其心
逸遊唱造不義亦宜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
賢之禍失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青息職有司依違
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諛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
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顧瑞屏曰皇甫威明以將略顯讀其賢良方正策
則威明固儒將也東漢黨人好浮名而鮮寔
用威明爲西川豪傑而不與黨中自不能收
拾異人耳威明之恥不與則是漢末時習氣
如是雖豪傑不免也

臣北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飢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兩漢鴻文

卷十九

七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顧璠屏曰皇甫規上書言羗人邊將情形詳確足

千古益惟
中右聚米爲山形勝在目一
良才畧所以不覺盡情說破不然便須自留
退步矣

卷十九 此

十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嘉，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緩，下

兩漢鴻文

卷十九疏

十一

淋瀝

折

新骨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贖馳車，懷糧步兵，交構豪門，競流誹語，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都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譴陰害，屬

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

顧瑞屏曰自訟一疏亦兵家先發制人意也。淋漓痛切最能竦聽。尤妙在信如言者一段筆鋒。橫掃足抵挫深文之口。

兩漢鴻文

卷十九 疏

又十一

洋元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
 敵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議 十二

名理名言
 宿典子瞻
 喜雨亭記
 雜讀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事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

有感時
淚傷別驚

之意

物為錮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感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鑿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十三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
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木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

天下笑

徐漢臨曰鑄錢一議寔緣在位者因緣行詐以買
國利陶時爲太學生遂能激烈言之則上舍
中固有人哉然陶惟爲上舍故能言之若一
入宦途則爵位之憂懼戰於中同僚之情面
徇於外膽不壯而手不辣矣古今始以節氣
顯而後化爲繞指者可勝道哉

兩漢鴻文

宋十九

又十三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

雨漢鴻文

卷十九

十四

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忘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電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麕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史，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餓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寃宄，生者戚於朝塗，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

於說口擅闖樂於咸陽投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
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夫昭然禍福可見臣又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
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捺平權破姦黨掃清萬
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扶輔王室上
兩漢鴻文 卷十九疏 十五

悲○臣○之○愚○惑○也

林次崖曰愷烈從天地人物說入則陶所見甚深

不是一味血氣中人

徐漢隲曰鍾伯敬言才人一部文集便是他好子

孫此蓋謂言之也

一語挽括
一篇之言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也。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論

十六

君之緒。喪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災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安

同顧闕
處其外
最前人文
字如此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疾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祈奚之薦，二叔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論

十七

顧瑞屏曰：和同之論，晏子發之詳矣。此庶幾嗣響。

徽音夫梁為宗室子孫少而孤貧，常鬻書於

市，以自給而能苦心構思為文如此，使梁不

孤貧，正未必能苦心構思也。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

兩漢鴻文

卷十九

申鑒

十八

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

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奸怪民無淫風百姓
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庸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
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
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
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
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
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
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
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
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
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

顧瑞屏曰：東鑿一書悅有志經世而作也。醇正駸駸近於周書矣。或謂當時政體無有大於摠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而悅無一言及之。不知時事已無可爲同侍講禁中者如融如彧。一以論建漸廣一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而悅獨以壽終則危行言遜悅殆近之矣。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遺守
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遯宗室
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
肉十一日癸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
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
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
雜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記 二十一

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
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
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峽觀留馬
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

檣墓處
家猶未知
之

一語已窮
遊道之半

詩以標

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條
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

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為之明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

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

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

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緬

兩漢鴻文八卷十九記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捩石

捩天之難也初上非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

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

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

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水甲木

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

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

身如面
以行先

凡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醮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勝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兩漢鴻文

卷十九

記

二十三

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徐漢臨曰初讀柳州永州諸記歎其奇絕讀此知

已開其先矣

管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竝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雜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士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兩漢鴻文

卷十九

序

十四

昧聊以不才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雅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僚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入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

最其上。也。周秦嘗以四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閻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閔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逆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兩漢鴻文八卷十九序三五
類不可類之。固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固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于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陳明卿曰通義一書野史正筆漢文五通惟白虎
通與風俗行世而應劭爲尤鉅

不龍于正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
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
音、是故伊尹、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
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
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
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
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
典、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問

二十六

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
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謫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
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
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刺、鳴
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舜猥不柔

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怙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餽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袷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問

二十七

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靡矚。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凝泥而潛蟠，避害也。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緹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竈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勦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

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魁北而應龍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問

二十八

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氷互而鼈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懈，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

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

有犀舟勁楫猶人涉中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昏居下
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
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
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
感蠹蠹附鳩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
禮至以掖國作銘莒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
城貫高以端驛顯義蘇武以禿節效真蒲且以飛矰
兩漢鴻文 卷十九 閏
送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愍三墳之旣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
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
晉楚敢告誠於知已

董潯陽曰與解嘲賓戲一類詞少變而筆亦闕富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論

三十

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忤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升，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誦譁於道。

鄒傑一流
世不堪
又人筆耳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

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王守溪曰。王符潛夫論多填砌。如貴忠篇。則使富貴人讀之不寒而慄者也。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天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

兩漢鴻文卷十九

論

三十二

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沆、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考奇

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

翟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李九我曰立議侃直文法謹嚴東京文字之有矩
矱者

兩漢鴻文卷十九

論

三十三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
 之，躡蹠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
 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論道，講書
 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兩漢鴻文，卷十九，論，三十四

若無此一
段便與三

家村中人
何異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
 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
 夫入帝王之門哉。

鍾伯敬曰：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

其必不可得而寄託之詞也，正不必深求之。

有此何人不樂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

復有能隱者哉。

新似戰國
策文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卣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王之卣，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鱗、高堂生、孔安國、章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於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王之爲臣請完卣而返楚，無使魯庭有朋足之刑，而荆山有

南漢鴻文

卷十九

論

三十五

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徐漢歸曰：黃憲從牛兒醫起，年甫十四而一時名賢如荀淑、郭宗林、輩師之友之，憲何令至此？讀班史黃憲本傳，不載一事，寔使人於意言之外得之。吾以知其品遠，讀憲天祿閣全集，憲之文又何機穎而艷熟也。

魏王獵於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于藪澤之間。亦兩漢鴻文卷十九諫三七

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鷺鳳騶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于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顧瑞屏曰。昔梁昭明慕黃叔度之文。以千金構其

天祿閣外史。予讀其集。固先秦以前體骨非

但度越東漢諸子也

兩漢鴻文卷十九

諫

三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慙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憊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頴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屠，彼兩漢鴻文，卷十九，三九。

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薇茹，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陳明卿曰：蟠潔於持身，忠工於引賢。

福極妙恐
固也亦非
實久

間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吞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兩漢鴻文八卷十九書。四十一

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陳明卿曰：日置案頭，焚香靜讀。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
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
無伏嬰病、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
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
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置人望、內合私願、想
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
與時抑揚。

兩漢鴻文

卷十九書

四十一

陳明卿曰、閱漢社之存亡、竟與李校尉相終始、知

爽之識遠慮微也。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四十二

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元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古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減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皆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
絃弛王塗壞太極隳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
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
而委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
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

兩漢鴻文

卷十九 雜論

四十三

加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
子斯征雍渠駝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
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
魚上水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
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
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基皇道
惟融帝猷顯不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
濟之乎雍熙羣僚泰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

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緝鴻漸盈階振
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
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
有事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譬
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
便遠巡放履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論

四

漢亦如此
今有甚焉

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
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
之數聘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
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
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躋之
怨豈在明思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

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府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論

四十五

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同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管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爰仲供

德於衡轡。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駟。非子
享上於善圉。狼曠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伏
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
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
亭。嗜欲息兮無絲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
征。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誨

四六

顧瑞屏曰。余讀中郎集。具曠代逸才也。當其托病
却中官之召。居廬來白兔之感。使不幸而死。
卽不然。髡徒朔方。遭陽球之賂而死。豈不一
忠孝學問完人哉。乃爲董卓所脅。負邪黨之
名。華顛胡老。几於回塗。要至矣。太史公悲韓
非以說難而死於說也。予亦悲中郎欲抱璞
而不能遺俗云。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
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
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
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
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
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輪寫
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誌平臯父子家屬徒充邊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四十七

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伏望非臣罪
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
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洩事
當服重刑已出轅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
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于吏
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
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
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

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息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釋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

兩漢鴻文

卷十九

甲八

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所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

初欲須刊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沒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

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

所宜拮据。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臣初考逮。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
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
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惟求諸奏。參以璽書。補。
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
無所復恨。唯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徐漢臨曰。鍾伯敬言才人一部文集。便是他好子。

孫此益有謂言之也。余嘗悲其志。然理實如。

兩漢鴻文

卷十九

四十九

此史遷腐刑鄙文。示之不表於世。伯諧髡放。
亦懼所懷。隨軀腐朽。才人所見。正自略同。嗟。
乎富貴雲煙。文章千古難與俗人道也。

古者敦厯。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教壞亂。政掩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忠。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兩漢鴻文。卷十九。議。五十一。

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雷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顧瑞屏曰。徵引論事。橫來豎去。無不如意。史謂其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兩漢鴻文

卷十九

書

五十一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誦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彌引。自公所知。而復

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鍾伯敬曰孔文舉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是書亦偏宕激越雅與人

稱

兩漢鴻文

八卷十九

書

五十三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讜。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詭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兩漢，鴻文音八卷十九音五十三。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戾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更當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徐漢臨曰：炎漢當時危如一髮引千鈞，文學好談

經濟喜功名而毫無遠慮其薦謝該乃曰橐
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記何迂而疏
也迂疏二字經世人全用不着豈得以文舉
高妙一槩許之

兩漢鴻文

八卷十九

書

五十一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宥求四方，以招賢俊。音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誓

兩漢鴻文

卷十九

表

五十五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且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要褻，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欺之罪

孫月峰曰文舉筆氣豪勁馳騁有態不拘何議論
經其運出自覺波瀾溢鋒鏗利

顧瑞屏曰文舉寬容好士喜誘後進常嘆曰坐上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然畢竟無成
司馬彪謂其好竒取異所任皆輕剽之才但
能張網張羅其自理甚踈此言字字中文舉
之病也

